

昨
非
庵
日
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敦本卷之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元紫芝事母至孝。母亡。廬於墓所。食無鹽酪。藉
無茵席。刺血畫像。寫佛經。貧時兄早亡。有遺
孤。朞月。其嫂又喪。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
已。乳含之。涉旬。潼流。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漢高祖密向
右。問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

鬪雞蹴鞠。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
移諸故人實之。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
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
亦競識其家。以此娛上皇之心。

李勣貴爲僕射。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
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勣曰。姊年老。勣亦
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

問之。對曰：無動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可悲耳。

宋劉潛知鄆州。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尸，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美，併集一家。御史章溢當元季兵起，與從子存仁俱避山中。已存仁爲寇所執，溢心計曰：吾兄止一息不

可使無後。挺身出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素重溢，邀上坐問計。溢正色曰：君等皆有父母妻子，奈何爲此赤族事邪？

余齊民爲邑書吏。父在家亡，家人只以父病報之，便歸。四百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問父何遺囑，母曰：臨終只恨不見汝。齊民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絕。詔表其里爲孝義，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韓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魏楊津楊椿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

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凡一家之內百口無間言。

國朝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送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父母諭之必曰。何不學李步行。

柳僕射族子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止之曰。爾以寒素進身。便造新宅。不若儼居爲。

善也。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恣其所。川
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日
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
言而易轍噫。今人市宅益過者有矣。肯勸之
儻居以養廉乎。布粟舂縫者有矣。肯恣之取
博以免息乎。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故人樂有
賢父兄也。

李令伯嘗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

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以供養之日長也。
吳主及羣臣稱善。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

王僧虔爲太守。携子姪到郡。兄子儉中塗得病。
僧虔爲廢寢食。曰。昔馬援于姪之間。一情不
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亡兄之胤。豈宜忽
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

僞蜀拔山軍卒李夢。旗經敵擒。歸岐陽。老母悲。

泣因瞽雙目夢旗在岐陽虔祈切至願見慈
母三載方還夢旗刺股血點母眼卽時如故
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
而嫂貪恠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
讓於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
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
此獨非其有邪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
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借貸有不悅色見金

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盧操事繼母張氏。以孝聞。張氏生三子。每命操爲三子執勤主炊。操服勤不倦。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命操隨驢以催之。卽執鞭引繩。如僮僕。三子曰。隨驢何如我讀書。操曰。不讀書所以逐驢。後明經擢第。

袁譚攻尚。譚敗。還欲更攻。尚問王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

右手曰我必勝。若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徐孝克所生母恙。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後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爲家長。令弟不行罪。

當在已。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程堅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號。櫪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趙宣子將之絳。有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骨肉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繇各自負氣。不肯先下。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宜深思之。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

嘗有他舍雞入園。姑盜殺食之。妻對雞泣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昭明太子至性仁孝。所生丁貴嬪亡。水漿不入。口每哭輒絕。高祖喻之曰。毀不滅性。有我在。那得如此。太子乃強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昭明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之。莫不下泣。

閭閻匹夫。以錙銖之產。傷孔懷之情。吾以愚。

無責也。唐文皇戕建成。宋太宗害廷美。此兩
主者。號稱賢明。而喪失良心。至甚於庸氓賤
隸。天下大利昏之也。

儲福。洪武初隸燕山衛籍。生平慕顏真卿。文
山之爲人。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卽

位。詔構成卒入伍。福仰天哭曰。吾雖賤卒。
義不爲叛。日夜號呼。不食而死。妻范氏年二
十。奉姑甚謹。每哭其夫。走山谷中。不欲聞之。

姑也。然貧無以存。一日往澗水浣衣。見傍有
蓆草。因織蓆養姑。姑沒廬於墓側。年八十餘
方卒。范卒。草不復生。土人義之。

國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
母。隣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
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
像祀於周孝侯廟。詔旌其墓。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令刺

客揚賢追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亡去。

國朝徐玩有至性。母歿，父構危疾，熟讀軒岐諸書，起父於沉痾。就養無方，從兄弟六人視如同胞。撫孤壻如子，教二甥如孫。旣以貢，當就試禮部，玩不赴，曰：吾父在，吾出而歸，稍後，吾父倚閭矣。奈何！旣衰遺體，跋涉三千里，博

一官也。

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隣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貌力癯。見者憂其死。

倪萌字子明。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華寶父戍長安。寶時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

須我還。當爲汝上頭。及長安陷。父沒。竇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

狄武襄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

活。

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不去。親友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隣里有依而得生者。

明皇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婚。帝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

弟也。

廬江毛義。府檄爲安陽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張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

馬皓父爲南郡太守。坐事繫獄。皓袖小石至公卿門。輒出石叩頭流血覆面。父罪得免。

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交加。密密如繞。明皇與諸王閑步竹間。因謂曰。人世父子兄弟。

尚○有○離○心○離○意○此○竹○宗○本○不○相○疎○人○有○懷○貳○者○此○可○為○鑑○因○呼○為○竹○義○

人○于○於○親○祭○之○厚○不○如○養○之○薄○俗○每○於○歲○節○清○明○一○詣○墳○所○餘○半○載○俱○置○親○於○荒○墟○不○問○祭○時○候○大○率○與○兄○弟○親○友○放○情○遊○覽○盡○歡○而○歸○節○歲○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嗟○夫○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益○生○虧○菽○水○沒○列○鼎○以○何○為○

庾子與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荅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櫺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住。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

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
不迨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
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
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
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
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
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

其行。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妻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以分異，獨居克聞之，跪白其母，叱妻遣之。」

唐潞丞相隨，父死於虜，隨方嬰襁，迨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父不？」隨嗚咽無言。母曰：「視汝眉目，宛若汝父。」隨遂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陳玄爲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
曰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
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
誓言。周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遼水。
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
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
兄也。又投水而死。

佳巨倫之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莫有求。

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蚤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萬石君石奮長子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帟廁踰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

劉師貞兄有疾，經旬不愈。師貞衣不解，結日一

食爲讀道德經。憾悔。夢神人曰。若兄苦風。取胡王使者酒。漬服卽愈。師貞求之藥肆。皆不能曉。忽夢見母曰。胡王使羗活也。覺而求之。兄遂卽愈。

唐賈直言父道冲得罪貶。賜酖於路。直言僞令其父拜四方。辭上下神祇。伺使者視稍息。卽取其酖以飲。遂迷伏而死。明日酖洩於足而復蘇。代宗聞之。減父死。直言亦自此病。薨。後

每話所結之事云。始飲醜志在必死。忽然覺
毒。汨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摩頂旋踵。
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其脛及足脛。色皆
如墨。傍攻出綠膿紫液。迄於臭敗。逆搶人鼻。
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

汪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
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一犬不至。諸
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

肆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

安肱與二弟伯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繼嗣當立。乃遁往就室。肱常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兄弟相更爭死。賊遂兩什焉。但攔奪衣資而已。既至郡。郡守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話以他辭。終不言盜。盜遂感悔。後乃求見謝罪。還所畧物。肱不受。勞而

遣之。

陽城年長不肯娶。召羣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疎。我所不忍。羣弟義之亦不娶。遂兄弟同處終身。

吳顧悌每得父書常灑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則臨書垂泣。語聲哽咽。

許武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

請分異計財產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後武會宗親謂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

郭原平。父母墓前有田。不欲人裸體耕。褻慢乃買家資。貴買其田。每當耕墾。必整冠束帶。從

事。

元呂思誠嘗寓景州李氏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懽其骨肉李之兄弟各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

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陳彥廉有才名，與名士黃子久親暱。廉父齊於
閩，溺死海中。廉痛自傷悼，所居硤石東山，終
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歲一詣之。
至則必到海上觀濤，每拉廉同往。廉涕謝曰：
陽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衛以木石塞此。
何忍以怒眼相見？子久亦爲悲泣，不看而返。
因作仇海賦以紀其事。

昨非菴日纂二集詒謀卷之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
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
賢文武固無種也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食有菜曰邪
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
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太公望傳太子發發嗜

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
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

房太尉家無半爰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粧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
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
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
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崔玄暉爲郎其母盧氏誡之曰吾見姨兄辛亥

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非理所得，與盜賊何別？孟母不受魚鮓之饋，皆爲此也。汝今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

牲之養猶不爲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已。勿累吾此意也。玄暉奉母誠以清謹見稱。

晉愍懷太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谷。帝嘉其意。卽便烹之。因拊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求。

恣其所爲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
凌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
然則曰小未可責日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
母曲愛之過也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仍爲遺令曰
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旣失蔭覆多至
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
賢達也所有預爲定分將以杜後爭吾靜思

之深爲歎服。

孟仁少從李蕭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與氣類接也。後除鹽池司馬。作鮓以寄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贖三石。問故。曰：御史例不祭。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贖米及脚錢。并責。

審諸諸御史皆有慙色。

宋藝祖受命三年。密鑄一誓碑於太廟夾室門。鑰嚴封。用黃緞蔽之。勅有司。自後歲享。及新君卽位。謁廟禮畢。請讀誓辭。只許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卽小黃門亦只許驗封啓鑰。設香燭。揭幔畢。亟出階下。不許仰視。上至碑前。跪誦訖。仍封固如初。列聖相承。卽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等亦不。

知所誓何事靖康之變犬戎入廟取法物去
門皆洞開人得縱觀誓辭辭只三行一云柴
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
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
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
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其善後詒謀如此

起家之子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
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

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
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
自○默○喻○

宣武節度使劉玄佐有威畧每李納使至玄佐
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爲之備納憚之其
母雖貴日織絹一疋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
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
失臣節

盧多遜之爲相也。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後遂爲常。呂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霑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卽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於王。王因問其母。母問使曰。士卒無恙乎。曰。分枝拉而食之。又問。

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秦黍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數之曰：而不聞句踐之伐吳邪？客有獻醇酒一器者，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獻一囊糧者，使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嗑，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粒而食，子獨朝夕芻黍，悖至此邪？

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

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李襲譽性好讀書。居家以儉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

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
讀之可以求官吾歿後汝曹勤此三事可無
求於人矣

宋劉幾死其妻聚書千餘卷指示諸子曰汝父
曾謂此爲墨莊今貽汝輩學殖之具

石奮歸老於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
之子孫有過失不誦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諾
子相責肉袒謝罪迺已子孫勝冠者在側雖

燕必冠申申如也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
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誡其子曰賈豎藏貨貝
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
日卽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啓
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
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
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視其

治而覆以次指面。然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念之。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豬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豬肉以食之。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

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登橈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事必成以示之。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幼時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惟愔頽然獨坐季父偉異之曰此兒恬裕不愧家風遂別葺一室處愔其中以銅盤具盛饌而飯焉因示諸

子曰汝輩能如遵彥便得竹林別室銅盤重
肉之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爲子弟干祿世
胄多處京官唯崔彥玄二子獨在外任玄弟
請曰拱與擴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玄曰吾
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
異

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

省試榜登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邪。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富貴子不肖。不過酒色賭蕩。破家之事而已。貴宦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親近羣小。使假。

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多飾詞以妄訟。鄉人犯法。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爭訟。僞作父祖之簡。干瀆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爲父兄者。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奉嫖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
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尚如此我亡何以
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
之兄弟遂爲名士泰嫖之教流於三世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
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泰以二婢掖侍
而前進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
意叱二婢使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

而退。進伯畧不顧勞聞者服其家法之嚴。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
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
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
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
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
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所得俸錢皆以周

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武。
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
清白爾。

唐交河王兄昭少好學。常有鬻異書於市者。其
母將爲買之。梭索家財不足。其價惟楹中有
金釵數枚。旣而歎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
異聞促令貨。易此書。昭後以詩詠流譽。

人有子無不愛。而於兄弟如仇讐者。其子因父

之意。往往不禮於伯父叔父。殊不知已兄弟。卽父之諸子。已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有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能禁其不做效。邪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趙軌隋文時爲齊州別駕。時年饑。隣有桑椹落。其第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

此求名意者非機杆物不願侵人爾等宜以
爲戒。

閩文紹祖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聘柴女忽中
風紹祖欲更之其妻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
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仍娶柴氏
歸。

范鑲有子弟赴官乞書詣見朝貴不許曰仕官
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爲立朝。

呂僧珍身都大官遣其子弟亟還蕙肆可謂于古賢達。王安石以其子雱舉進士官經筵近世張江陵以諸子竝登高科列清要無何覆敗貽笑後來亦愚矣。余見士大夫不務教其子弟砥節修文蜚英騰茂汲汲焉請托有司早發濫進心不通乎文義名已列於賢書他日將何以辦國事而紹家聲乎。祇速傾覆而已。斯皆起於父兄之多欲不達誤之也。

五代唐劉贊父玘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得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于孫。不敢攜。粵裝。

國初鄭棊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

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襦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污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埜捧一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爲兵部尚書，卒死於土木之難。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歛，積聚百萬緡。其子豪

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
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
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鞍服置於
宅門左右。俟出門卽擁掖去。其黨則京師搖
唇舌。獵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
卒。搖鈴子夜。軍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
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卽家
乏。擔石子孫何遠至此。

魏嘗不定爲太子。抱辛毗頸言曰：辛君知我喜否？其女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國不可不懼。宜戚宜懼而反爲喜，魏其不昌乎？夫丕之不足與君也，一女子能知之。操詭智深謀，暗奸天位，顧遺之不可久之。子智在婦人下矣。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

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勤儉所以治家。敬慎所以保家。詩書所以起家。忠孝所以傳家。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里閭。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所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

慎德善庶幾永無譴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障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咲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酸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敏也。一朝得志。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玘之誠。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身行己。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慕昌慕熾。何有哉。